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同治元年。壬戌。九月。庚戌。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前奏匯借洋商銀兩。奉

上諭其利息如何計算。歸還如何辦理。著詳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先後借用洋商銀四十萬零四千八百八十兩。內貼息銀四萬八千八百八十兩。本年四月間。閩省西北兩路。界連衢溫各縣。同時告警。又值臺灣彰化會匪滋事。庫儲已竭。需用孔殷。復借洋商銀十萬兩。內貼息銀一萬一千兩。統共本利銀五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內二十萬兩。議明填給執照。兌至廣東抵完粵海關稅。仍劃作粵省應解閩

省之餉。又三十萬四千八百八十兩。議在閩省海關稅項

暨洋藥釐稅項下。分期扣還。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午。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華爾傷亡。所遺常勝一軍。擬

蘇松太道吳煦稟稱。擬派華爾部將白齊文。法思爾德會

同管帶。英酋又欲另派兵官接管。經臣於本月初六日。專

摺奏報在案。適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至自煙台。十四日。同

英國陸路提督士迪佛立。攜帶白齊文來臣營晤商。何伯

面稱。白齊文材勇可任。無庸由英國派員接管。且無庸令

法思爾德會帶。以一事權。並與臣議明。赴日會攻嘉定縣

城○臣查法思爾德現往寗波防剿○臣向未見其人○白齊文
亦初見面○均未悉其底蘊○既據何伯推誠相屬○自應照准○
此後果能調遣以及得力與否○再由臣隨時察看○據實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白齊文接管常勝軍一摺○覽
奏均悉○常勝一軍○既據英國提督何伯推薦白齊文○自應暫為
允准○令其統帶○赴日進攻嘉定○即可察其材力是否足勝管帶
之任○以收實效○惟此軍勇丁○已屬不少○若始終令外國人管帶○
恐將來必至掉運不靈○前據英國公使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面稱○中國勇丁○令外國人訓練○漸與相習○該勇丁久且忘其為

中國人。必致中國官員不能駕馭等語。其言極為有理。該公使既有此言。此時或未能派員分管。將來必須令中國得力員弁。隨時留心與兵丁等一同學習。俾資管帶。次第收回兵權。最為有益。著李鴻章察看情形。妥為籌辦。

兩廣總督勞崇光奏。會匪黃金龍等潛謀倡亂。尚未起事。即經訪聞。將首要各犯。拏獲訊明正法。現在嚴拏逸匪。並調集陸路兵勇。布置防範。並據英國領事羅伯遜由香港調到火輪船二隻。來省協防。以昭和誼。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勞崇光奏。會匪潛謀倡亂。訪聞拏獲正法一摺。此次匪首黃金龍等在省城地方。聚眾謀逆。即經

官兵訪拏。悉數正法。辦理尚屬迅速。英國領事羅伯遜。由香港調到火輪兵船二隻。來省協防。劉長佑到粵東後。惟當妥為駕馭。聯絡一氣。以收其用。不可遇事拒絕。致失洋人助順之心。

察哈爾都統慶昀副都統康至奏。本年夏間。有英商二人。一名利渣。一名士洛斯。由天津領有稅單執照。載寫赴張家口歸化城等處銷售洋貨。七月二十八日晚間。據英商利渣等遣雇工民人楊連義赴司。口報運貨各車夫在店向伊等毆鬧。伏乞查辦。當經傳知查街章京等立即前往查看彈壓去後。據稟英商隨帶通事民人穆本元代稱。該英商因歸化城未能銷貨。欲運山西豐鎮廳銷售。因不識

路徑。就合民人王善結伴同行。令其引路。到豐鎮廳後。貨仍未銷。卽留王善。楊連義在彼看守貨物。伊等來口。約會通事二人。折回豐鎮。不想人貨俱無。隨赴豐鎮同知衙門詢問。豐鎮廳同知告以由歸化廳引路來豐鎮廳之民人王善。乃張家口都統差官。伊已收爾等貨物運赴張家口等語。該英商折回來口。向王善。楊連義等詢問。據稱係豐鎮廳同知令差役等雇覓車輛。將伊等貨物移運來口。該英商因豐鎮廳將伊等貨物强行移運。是以不付車價。王善並車夫等不依。向伊等辱毆滋鬧。英商情急。空放洋槍二出。經店戶勸解而散。尚未完結等因具報前來。旋據英

商利濬士洛拘赴司控訴前情。並呈遞英漢兩項文字呈詞一紙。奴才等當即劄飭本口地方官萬全縣知縣王福瀛訊據通事穆本元。傳述英商利濬士洛詢供稱。伊等到山西豐鎮廳後。因貨物仍不能銷。將貨物黏封。令楊連義等看守。欲先回口。該處同知阻止。令將店門關閉。伊等劈開店門。始行前來。雇得大車三輛。仍回豐鎮廳販運貨物。見貨物全無。赴該處同知衙門查問。該處同知告云。爾等引路民人王善。乃張家口都統差官。已作主雇定車輛。同楊連義將爾等貨物送赴張家口去等語。伊等折回張家口。貨物已經運到。伊等因貨係强運。車非自雇。不付車價。王

善同車夫再來滋鬧○伊等慮恐欲毆○旋放空槍二聲○王善等始行退出○伊等將門關閉○還聽門外有擲石拋瓶聲響○因遣雇工楊連義赴司呈報○迨都統差員到時○王善等已經店戶勸止散去○伊等仍恐王善並車夫等復來滋鬧○是以赴司控訴○訊據押解英商貨車來口之豐鎮廳役陳泰供稱○係該廳派伊攜帶察哈爾都統處文書○押同王善等到口○訊據英商雇工楊連義供稱○給英商引路之民王善○戴著金頂○自稱外委○英商由豐鎮廳來口時○將貨物粘封○令伊合王善看守○後來該處同知○如何商令王善等將英商貨物雇車運送來口○伊先不知○卸裝車時○同知出來叫

王善合伊運貨來口。伊就隨同來口的。餘與英商利渣等供同。訊據車夫郭麒俊養張過明。郭珠。郭大元等供稱。王善同豊鎮廳廳役陳泰雇覓車輛時。王善自稱是察哈爾都統衙門差官。護送英商貨物回口。該廳同知。也這樣吩咐。並先給車價錢四十千。言明到口付清。伊等就攬載到口。交卸後向王善索要下短車錢。王善說英商不肯付給。因此吵鬧。英商等放了兩聲空槍。將二門關閉。經店戶勸散。並未合英商打架。同夥車夫郭大通。郭虎。劉順。三人聞拏逃走。不知去向。訊據民人王善供稱。伊先充烏里雅蘇台步兵。後卸告退。到山西歸化城工作。本年五月間。會過

英商。為彼領路。前赴豐鎮廳。恐被豐鎮廳捐阻。不令銷貨。起意假充外委。就戴了頂子。捏說是奉察哈爾都統差派。送英商赴豐鎮銷貨。並沒合英商告明。後來英商貨無銷處。就加粘封。叫伊同雇工楊連義看守。來口雇車。該廳以英商貨物久存不便。令伊雇車將貨物運口。伊即同廳役陳泰。雇定郭隆等大車八輛。議明價值。該廳每車先付錢五千。下短車價。言定到口再付。就將英商貨物載運來口。向英商索要車價。英商不給。因而吵鬧。經店戶勸散各等供。申請覈辦前來。奴才等詳覈該縣所訊假充差官之民王善。暨車夫郭隆等。供詞矛盾支離。此案由山西豐鎮廳而

起。擬請

旨飭交山西巡撫訊辦。以成信讞而服遠人。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慶昀等奏。英商控告運貨車夫滋鬧。並差弁各供。情節支離。請飭查訊一摺。據稱英商利濤。士洛詢等。由張家口歸化城。赴山西豐鎮廳銷貨。因未銷售。先行回口。將貨物暫存豐鎮廳。令引路之民人王善看守。彼時王善似冒差官。該廳同知不察虛實。又不候英商到廳。飭令差役雇車。將貨物交王善等運回張家口。車夫郭隆等索價滋鬧。經洋商呈訴後。慶昀飭令萬全縣知縣查訊各供。詞多矛盾各等語。豐鎮廳既隸晉省。自應由山西巡撫查辦。呼應較靈。此次英商持領執照。

安分貿易。始而該廳不候英商。將所存貨物強行運回。車夫滋鬧後。萬全縣查訊各供。又復種種矛盾。其中不實不盡之處。難保必無別情。若不明晰剖斷。非但不成事體。更啟外國人輕視之心。著慶昀咨交英桂。提同全案卷宗人等。逐層訊究。在逃之車夫郭大通等。亦著該撫飭屬拏獲歸案審辦。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尤當迅速斷結。毋稍遷延。庶可以服外國人之心。不至別滋事端也。慶昀原摺。著鈔給英桂閱看。

甲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閏八月二十三日。據荷蘭國住紮上海副領事哥老司。帶同法蘭西國繙繹官李梅。來臣寓館謁見。面遞與荷蘭國住紮廣州總領事方姓

中陳一件。蓋用該國上海副領事圖記。係屬由滬譯漢繕遞。查閱中陳內稱。該國至中國通商最先。久敦和好。現泰西各國立約。該國商人貿易船隻甚多。國主令該總領事陳情轉奏。懇照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並請俟奉

諭旨後。行知該總領事。即由伊國派令使臣前來立約等情。李梅又譯哥老司面稱。此事將來法國住京公使。當與總理衙門商議辦理等語。臣當告以荷蘭在各海口貿易。日久相安。現應照舊通商。無須另立條約。察哥老司之意。似該副領事僅遞中陳。於立約一節。非能作主。伏查荷蘭國在西洋歐羅巴洲。壤地褊小。而以商賈航海營運為務。故於本

國七萬里之外。至南洋各島廣設埠頭通市中華。為日甚久。頒稱馴順。現在泰西各邦。英法美俄而外。如布路斯。比利時大西洋先後立定條約。荷蘭聞而羨慕。因以得立條約為榮。而法國使臣將來代為該國顧慮。亦在意料之中。該總領事方姓所遞申陳內稱伊主為大皇帝。將來尚須設法令其更改。其餘詞氣。均尚恭順。謹會同署江蘇巡撫臣李鴻章具奏。

薛煥等又奏。臣等欽奉寄

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路斯國公使到滬。請派大員互換條約各摺片等因欽此。臣等謹俟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將用

賚布路斯國條約齎送到滬後。進
旨相機籌辦。查布路斯國公使列斐古。係以總領事兼署大臣。今
荷蘭國總領事方姓呈遞公文。係用申陳格式。以臣等與
列斐士辯論時。亦可援以為證。所有荷蘭國申陳原文。擬
請暫留上海。俟辦有端緒。再行封送軍機處備案。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荷蘭國總領事呈遞申陳懇請立
約一摺。荷蘭國與中國通商最久。頗稱馴順。此次該總領事方
姓呈遞申陳。懇請換約。自係見布路斯比利時。大西洋。先後立
定條約。心生羨慕。亦欲一例邀恩。覽其申陳詞語。均尚恭順。尚
可援照比利時國之請。准其議立條約。以示一視同仁之意。即

着薛煥李鴻章相機妥辦至申陳內稱伊主為大皇帝薛煥擬即設法令其更改所籌甚是國家體制爭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也將來議立條約一切事宜仍著派薛煥與之商辦即照辦理比利時國成約將住京一節豫為杜絕議定後即在上海由薛煥與之換約務令詳明周妥毋貽後患薛煥於外國情形極為熟悉諒必能斟酌合宜用副委任另片奏布國換約一節俟崇厚將用寶條約齎送到滬遵旨籌辦並請將方姓申陳原文與布國領事列斐士辯論時據以為證均著照薛煥所奏辦理

荷蘭國領事申陳

為遵劄轉陳商立和約事接奉本國主政大臣劉陽照得

本國與中國通商極先數百年來久敦和好相安無事現
查泰西各國至中國通商各經互立和約本國商人往中
國各口貿易者船隻甚多尚未專立和約誠恐商人無所
遵循致多阻滯欽奉大皇帝諭著該總領事迅即轉陳中
國通商大臣請為奏懇中國
大皇帝准照各國已定章程互立和約俾安通商等因欽奉此相
應劄飭該總領事迅即欽遵轉陳中國通商大臣請為轉
奏一俟接到奏准覆文趕緊詳報到部以便奏派欽差前
往中國互立和約等因奉此理合申陳貴大臣請煩憲裁
轉奏

貴國

大皇帝准與本國互立和約。並懇接奉

批准。即便行知澈總領事。以便詳請奏派欽差大臣。前來

貴國。互立和約。永敦和好。望切施行。

李鴻章又奏。閏八月二十八九等日。英提督何伯。會同新任水師提督固伯帶英兵一千八百餘名。並法國官兵四百名。臣又調派三品頂帶白齊文。參將李恆嵩。管帶常勝軍一千五百名。英法教練勇會防局駁勇千餘名。分起拔隊。復派知縣李鶴章督帶各營。總兵況文榜等各帶所部。相機而進。沿途蹋毀賊卡二處。九月初一日。直抵嘉定城

外駐紮。初二日寅刻。分隊進攻。當將嘉定縣城克復。查嘉城為蘇滬門戶。我與賊所必爭。英國提督何伯與臣再四會商。謀定後動。中外將士。同心辦賊。分路進攻。崇朝而下堅城。法國官兵。亦奮勇爭先。英提督何伯。不日回國。尚為中國出力勦賊。忠勇可嘉。可否仰懇

天語褒獎。以示優異。

諭內閣。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嘉定縣城一摺。江蘇嘉定縣城。於本年四月間為賊攻陷。屢犯滬防。經李鴻章調派白齊文李恒嵩於九月初一日。會同法國官兵。並英國提督何伯等兵。齊抵嘉定城外。初二日將嘉定縣城收復。此次英國提督何伯與

李鴻章謀定後動。將士輯睦。崇朝而下堅城。法國官兵。亦奮勇爭先。出力勦賊。均克盡友邦之誼。著李鴻章傳旨嘉獎。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西北兩路分界事宜。復約於八月二十四日會議。等按照條約起止次序。與之講論。先向其按照條約自沙賓達巴哈。至齋桑淖爾說起。若照你們所議。全以我們常住卡倫為界。則我們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卡外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王公遊牧地方。被你們包去。我國斷不能讓。且該蒙古兩翼。世受我國爵俸。豈肯甘心歸附你國。彼此必不能相安無事。與你國

有何利益。該使詞塞。雖言烏梁海人數衆多。不盡是中國兩旗。其地方原是公共遊牧之地。自應就地劃分。奴才等答以我們的兩旗。現有該兩旗總管官員為憑。你們所屬之人。有何憑據。伊又不能指實。奴才等隨云既無確據。我們已經奏明。行由科布多。復派烏梁海兩旗蒙古總管查勘。俟查覆到日再議。此自沙賓達巴哈照約議至齊桑淖爾兩城起止之情形也。次自科布多之齊桑淖爾起。按約議至塔爾巴哈台之輝邁拉胡等處卡倫。往南至雅爾裕勒。再往西南。直至伊犂達界之勒布什地方止。以西達作為你國交界。東邊作為我國交界。該使則仍堅以條約常住卡

倫為界。尺寸不能相讓。百方譬喻。牢不可破。此自齋桑淖爾起。按約議至伊犂勒布什交界之情形也。又由勒布什至特穆爾圖淖爾及浩罕邊界。除浩罕界址。我們不能代皆你們議分外。其伊犂境內邊界。亦應擬在舊界議分。議定方有一定界址。何以春間我們遣員往赴履勘。你們輒帶兵攔阻。且又私立卡倫。向其理論。該使則言中國原無舊界。你們官兵出卡。即係私入我境。所以我國攔阻。且我們設立卡倫。並非中國之界等語。奴才等察其悖逆情形。蓄謀已久。斷不能以情理相喻。止得約以緩日再商。該使雖哈勞又言我們先擬一議分單子。送來閱看。即請據以定

議。告辭而散。奴才等隨於二十七日。派委員喜春薩勒哈春
往市圍將俄人呈閱議單取來。大意總要以常住卡倫分
界。毫無憑公酌商之語。並言若不照此辦理。即可毋庸再
議。奴才等再四思維。若仍約該使等前來理論。恐其意在構
釁。設於言語之間。偶有不合。立成決裂。致與大局有礙。不
若就其閒來議單。逐層以理駁詰。俾遁辭知其所窮。覆以
印文。使彼不得以面議無證之言。藉端狡賴生釁。隨於三
十日具文咨覆。聲明聽候咨覆辦理外。謹將俄人原單及
覆文。照鈔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照會該國住京公使。將奴才等與該

國使臣會議各情。及酌擬議分界地。究係應由何處定議。
彼此酌定。聽候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指示前來。遵照會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俄使會議分界。堅執前說各情。
覽奏均悉。俄國臣蘇勒官雜哈勞堅執常住卡倫為詞。經明誼
等剴切理論。極為明晰。而該公使尚意存狡展。因擬就其開來
議單。以理駁詰。俾通詞知其所窮。所籌尚為妥協。著明誼等於
該公使開來議單內。逐層指駁。使其無可置辯。總以恪遵前旨。
適中定議。方免日後流弊。本日復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向
該國在京公使面議。第空言難以折服其心。明誼等於分界地
地。相距較近。似易措詞。仍著該將軍等竭力剖辯。但能挽回一

分。於國家卻有一分之益。不可稍涉含混。

乙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英國春間有在天津教練兵丁之舉。夏間又有派人教練兵丁之請。上月法國復有請派該國副將勒伯勒東帶兵防守寧波之照會。業經臣等歷次奏明。並疊致江蘇巡撫李鴻章通商大臣薛煥信函。屬以所練之兵。操演歸中國官弁統帶。進剿亦必聽中國號令指揮。方不致滋流弊等因。各在案。茲據李鴻章來函。大意以洋人練兵過數。且徵調擊賊。恐將來尾大不掉等因。查該撫函內所稱上海練兵各情。外國人驕蹇性成。不遵約束。久在意計之中。臣等前致李鴻章函內。詳

肄以必由中國調遣為屬者蓋即有見於此臣等伏查練兵之難其始由於天津洋商議雇潮勇保護洋行當以潮勇之害不可勝言若洋人教練究屬我兵猶為彼善於此且上海洋人練兵業經在先儻中國不收為用洋人意在保護洋行萬一發賊句結辦理益形掣肘節將前項情形據實瀝陳業後奏蒙

聖鑒准於天津各處陸續施行臣等深恐此隙終有弊端是以隨時體察情形力圖防維補救今查洋人教練我兵弊不於演習之時弊實於臨敵指揮即為此軍之將儻易我國之人為將又以素未諳習其法難以得手必欲兵將相習自

不得不暫用其人。洋人之驕蹇日形，實為勢所必至。則中
國教演洋槍隊伍，練兵必先練將，實為此中緊要關鍵。試
能練將，則將與兵聯為一氣。將來即用中國之將，統帶中
國之兵。洋人暫為教演，止膺教習之任，並不分將帥之權，
自不至日久弊生。臣等前與英國威妥瑪談及練將最關
緊要，統帶不可久假外人，彼亦深以為然，足徵此說毫無
疑義。惟是練將固要，而選將綦難，必須挑揀平日公正，能
與士卒共甘苦，不至有尅扣錢糧等弊，方可令充是選。除
伍長隊長等弁外，仍須品職較大武員，如參副將等官，統
之。所有兵弁等練習之勤惰，皆責成該員會同外國教練

之官。留心稽查。其有能盡心學習者。記功升賞。儻或操演

嬾惰。立即懲責。此即仿照洋人在津統教分教名目而變

通用之。況以中國之官。管束中國之兵。乃係自盡其職。諒

洋人亦不至駁詰。或先與外國等申明此議。然後照行。亦

無不可。現在凡有軍務省分督撫。均經久歷戎行。其所統

帶各營將弁。諒不乏人。相應請

旨飭下沿海練兵各大臣。即於各營將弁中。悉心揀選平日公正

善撫士卒之人。使之管帶訓練。並另選一職分較大武員。

總司其事。務令兵將同心練習。共盡洋人所長。庶可收操

縱之機。而化把持之見。如此則兵心一。國勢振。於以自強

不難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練兵必先練將。請飭沿海統兵大臣。悉心揀選一摺。逆賊竄擾東南。蔓延上海甯波等海口。官兵不能得力。暫假洋人訓練。以為自強之計。原以保衛地方。不至使洋人輕視。謂中國兵力不足恃。轉致視賊為重。業於天津上海等處。先後辦理。近來甯波亦已照辦。惟以洋人訓練。即以洋人統帶。是其既膺教習之任。並分將帥之權。日後徵調。必多掣肘。且兵少則不足以示強。兵多則餉需太鉅。莫若選擇員弁。令其學習外國兵法。去其所短。用其所長。於學成後自行訓練中國勇丁。則既可省費。亦不至授外國人以兵柄。

著曾國藩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商酌於都司以下武弁中擇其才堪造就酌挑一二十員令其在上海寧波學習外國兵法以副參大員統之會同外國教練之官勤加訓練其練習勤惰即責成統帶之員留心稽查分別懲勸練成之後即令各該員弁轉傳兵勇以資得力如新練之將弁數月後得有成效即可將上海寧波等處學習外國兵法勇丁交其統帶不必再令外國人經管屆時即著曾國藩等迅速具奏以便飭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再行撤去外國統帶之員以一事權白齊文所統常勝軍如或不聽調度即著李鴻章派令勇往知兵之鎮將接帶廣東福建等省營伍久弛而廣州福州各海口必須仿照上

海等處學習洋人兵法。以免外國藉口於中國兵力難恃。不肯協力防勦。著文清耆齡徐宗幹穆克德訥劉長佑黃贊湯於旗綠各營內。揀擇驍勇員弁。學習外國兵法。斷不可惜目前之小費。以致倉卒間不能悉心斟酌。為外國所把持。轉涉糜費。其中國內地兵丁。仍應飭令隨時訓練中國兵法。不可偏廢。至天津所練之兵。並著文煜崇厚仿照辦理。揀擇妥員。以備統帶。以上各口。除學習洋人兵法外。仍應認真學習洋人製造各項火器之法。務須得其密傳。能利攻勦。以為自強之計。

恭親王等又奏。查貴州提督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臣等前以該提督辦理此事。過於激烈。仍恐再有不法之事。是

以奏請將該提督量移他省。當奉
諭旨調赴四川聽候查辦在案。惟思該提督既已奉調赴川查辦。
即當令其迅離黔省。奈新任提督江忠義因有湖南軍務。
一時不能到任。田興恕不能卸事。查該提督係行伍出身。
性情粗率。不知大體。萬一又滋事端。殊多未便。臣等再四
公商。江忠義未到任之先。擬請
旨或令雲貴總督潘鐸暫行兼署。抑或令潘鐸於黔省鎮將中揀
派妥員署理。以便田興恕卸任。迅赴四川聽候查辦。庶不
至久稽黔省。致生他事。至田興恕應行查辦事件。應請添
派潘鐸會同崇實辦理。並俟四川遇有關涉教民案件。即請專

交成都將軍崇實一人辦理駱秉章毋庸會辦以便專心

軍務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興恕起意陵辱教人致毀天主堂

並道員趙畏三等殺害習教人等當經諭知崇實等派員查辦

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田興恕延不赴川恐滋事端請

飭催赴蜀提督印務暫交潘鐸兼署或由潘鐸揀員署理並請

添派潘鐸會同查辦並嗣後川省交涉教民案件駱秉章毋庸

會辦等語田興恕以年少武職任性自恣事所難保據在京公

使哥士耆呈出黔省主教信函所稱各情於理未符雖難免有

揑詞聳聽之處第田興恕久不離黔該教中人素多疑慮必難

相安。潘鐸本係署理雲貴總督。現在張亮基既已赴滇。似可暫緩前進。即著將提督印務。暫行接管。並會同崇實將田興恕殺害教民各情。據實查辦。前已有旨。令江忠義署理貴州提督。恐一時尚難前進。如黔省軍務。仍形喫緊。潘鐸不克兼顧。即著於黔省鎮將中。擇其曉暢戎機者。派署提督篆務。以資攻勦。一面催令田興恕迅速赴川。毋再擔延。致生他事。據法國公使哥士耆面述。田興恕殺害教民。係屬駱秉章主使。因不願該督會同查辦。駱秉章素顧大局。中外咸知。自抵川省。甄勦劣匪。不遺餘力。斷無主使田興恕殺害教民之事。必係宵小從中播弄。朝廷豈能為所簧惑。惟該公使既有此言。嗣後川省關涉教民事件。

卽著責成崇實妥辦○駱秉章著無庸管理○崇實係讀書明理之人○斷不可惑於宵小讒搆之言○經理稍失其平○致損國體○其有交涉地方事件○仍與駱秉章詳爲酌度○崇實務當虛心熟商○斷不可師心自用○致負委任○駱秉章雖不同辦教民事件○第有關涉地方事務○該督仍應暗中幫同辦理○毋令崇實有所掣肘○現在上海交涉事件○卽係李鴻章與薛煥暗中聯絡○不至意見參差○該督等卽可照辦○總理衙門片一件○著鈔給閱看○

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勞崇光函稱與赫德議定購買中號火輪船四隻○小號火輪船三隻○共需價銀六十五萬兩○月前赫德來京○據呈稱所購船隻○該國現已

開造明春即可駛到中國惟前議六十五萬兩實屬不敷經臣等商允照初議之數添銀十五萬兩共合銀八十萬兩亦經奏明在案伏查此次購買船礮既據赫德呈稱明春可到所有酌配將弁水手等事自當趕籌查上年曾國藩議覆臣等請購船礮摺內稱俟駛到安慶漢口時商定奏辦等語臣等思若俟該船駛到再為商辦誠恐一時選派難得其人轉致多延時日且恐停泊日久無人管帶彼人自出主見據為伊等保護口岸之計不受中國調度此等流弊亦當豫防是以臣等於上年議購船礮之初即與赫德商及派兵等事開出一單惟前單係屬初議且人數

亦覺太多。月前赫德來京。臣等以船已購定。復與商及赫德亦以為此事必須豫籌。旋據開單呈稱。按輪船七隻。應派總兵官一員。會同英國承辦船廠武官實納阿士杳總理一切。另派武官七人。每船一人。督帶兵勇。其大輪船應用廠手水手各四十名。水師兵三十名。內十名專送藥綫。小輪船酌用其半。並稱船上當差甚苦。須用堅壯之人等語。臣等查赫德此次所開配派兵弁清單。比之上年所開之單。人數較減。尚為覈實。惟是否應如此配派。臣等於外國輪船。未經目睹。未敢遽以赫德之言為憑。曾國藩官文久轄南疆。於沿海沿江輪船形勢。必已熟見。將來該船駛

到。應如何酌配之處。自必位置得法。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官文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悉心籌酌。將應用
將弁兵丁水手礮手等人。於該船未到之先。一律配齊。一
俟駛到。即可上船演習。萬勿俟駛到後再議。致為外國所
據。至酌留外洋水手等人。多恐經費太鉅。少亦不足以資
教導。駕駛之法。應令曾國藩等於船到後。酌調總稅務司
書與英國承辦船礮武官實納阿士本熟商妥辦。至曾國
藩前奏所稱購成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
繼而試造。不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國通行之物。可以勦
髮逆。可以勤遠略等語。實為思深慮遠之論。與臣等所謀

暗合。應請令曾國藩於船到後。即照所奏。留心辦理。儻將來中國能於自造。則洋人不得據為獨得之奇。而破浪乘風。可以縱橫海上。亦自强之一道也。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可到。請飭豫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並請妥籌配派各摺片。購買外國船礮。近以剿辦髮逆。遠以巡哨重洋。實長駕遠馭第一要務。曾國藩前次覆奏。有駛到安慶漢口時。商定奏辦之語。第俟該船駛到。再行商辦。誠恐一時遴派。難得其人。且停泊過久。難保洋人不另出主見。流弊不可不防。現在既據赫德呈稱此項船礮。明春可到。其單內所稱輪船應派官兵。及礮手水手

水師等兵。並船上當差甚苦。須用健壯之人等語。雖較之上年所開之單。尚爲最寬。惟是否應如此酌派。殊難懸揣。官文曾國藩久轄南疆。見聞較確。著即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悉心籌酌。將應用將弁兵丁水手舵手等人。於該船未到之先。一律配齊。俟輪船駛到。即可上船演習。免滋流弊。至所留外國水手等人。多則經費太鉅。少則教導不熟。應如何辦理之處。並著屆時與税務司等熟商妥辦。其赫德單內。有水手用山東人。舵手用湖南人。水師用八旗人之語。自係爲膽氣壯實。及火器嫺熟起見。惟因地制宜。仍在官文曾國藩詳悉籌辦。務收實用。其應如何選派之處。即著迅速具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片各一件。

赫德呈單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赫德所呈清單

一應派總兵官一員。會同英國承辦船礮武員實納阿士本管理各船一切事宜。

一應派武官七員。每船一員。管帶兵丁礮手水手等人。該員須選三十歲以內之人。如七員不敷管帶。隨時酌添

一大火輪船應用礮手四十名。水手四十名。水師兵四十名。內十名專送藥綫。

一小輪船應用礮手十餘名。水手十餘名。水師兵十餘名內酌用數名。專送藥綫。

一舵手水手水師兵。應挑選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人。

一船上當差較苦。所派之人。務須堅壯。令舵手擬用湖南人。水手擬用山東人。水師兵用八旗人。以上等人。應豫期選備。俟輪船駛到。即可上船演習。

恭親王等又奏。同治元年六月十六日軍機處交出湖廣總督官文奏。籌議更定長江收稅章程。分別辦理一摺。奉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速議具奏。單片併發。欽此。臣等查長江各口開埠以來。始而英國巴夏禮在上海自定章程十款。諸多未便。繼而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國住

京公使往返商酌。改為長江章程十二款。並因未能深悉
外省情形。於章程內聲明。如有窒礙。仍應隨時更改在案。
彼時均因長江各口。尚未建立新關。是以進出口各稅。均
令在上海徵收。分別撥還湖北江西二省應用。嗣緣上海
防務緊急。未能分別撥解。而湖廣總督官文。又因餉需不
繼。在漢口建立新關。遂有長江各關自行收稅之請。並極
稱前項章程。窒礙難行。屢請亟予更正。經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劄飭著總稅務司赫德赶緊赴楚商辦。去後。嗣據官
文奏稱。現與赫德更定長江事宜。及江漢關收正稅子口
稅各章程。於防範走私漏稅諸弊。尚屬周妥等語。臣等查

與外國人議立章程。原無朝更暮改之理。惟前項章程。官文既以為窒礙難行。而上海代徵之稅。人未能照章撥解。自不能不准其另議。官文原奏內。有擬於七月初一日即照新章試辦之語。因於原指奉
旨交議後。當即照會英國駁議。並催令迅速照覆。俾滬口得以如期開辦。無如英國向以外省辦理洋務為不善。一聞改章各項條款。均由外間酌議。彼即種種設法枝梧。不肯早日定議。嗣經與之再三辯論。催令照覆。始云俟赫德來京。再行商議。正在籌辦間。旋據通商大臣薛煥來咨。以湖北原議拖帶鹽船一節。流弊不可勝言。應行駁删。其餘各條。亦

有應行商改之處酌擬呈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更正適
赫德由廣東來京臣等遂督飭司員與之詳加覈議查官
文原擬長江通商統共章程十三條內除第五條拖帶鹽
船應照薛煥所議即行駁刪第八九十等三條均係各關
自行辦理之事無庸與英國覈議其第十一十二十三等
三條查均係徵收子口稅之法應另行覈議其餘原定之
第一至第四及第六七各條又赫德另添一款作為第二
條共定為長江通商統共章程七條此七條章程均止就
官文原擬略加增減而辦法較稱包括詞意較為顯明因
又照會英法兩國覈議茲據照覆內稱章程七條均可依

允。並將章程內擬請添改之處。粘籤送閱前來。查各條添改之處。有較之原議更稱切實者。亦有較之原議稍為從寬者。而大致於緊要關鍵。尚無出入。應即定議。飭令長江各關遵辦。惟是章程屢改。英國已嘖有煩言。此次因官文之請。改由長江各關自行收稅。已照該省所請。如能實心經理。自不至再有窒礙。再官文原奏。另有江漢九江兩關詳細章程一件。均與長江統共章程。大略相同。亦應由各關自行辦理。毋庸與英國公使再議。至官文原議章程內有徵收子口稅章程三條。現已摘出另給英國照會。俟照覆前來。再行飭令遵辦。謹將議定長江章程七條。鈔錄恭

呈

御覽。

御批。依議。

長江通商章程

第一條

凡有英商之船。在長江貿易者。止准在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貿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貨物。如違此例。由該關即將各該船貨均可入官。長江出口土貨。在以上三關出口。以及無免單之進口洋貨。未完半稅之進口土貨。到以上三關進口。均由各該江關查驗。自行徵收稅餉。按照條約已

開通商各口辦理一切事宜

第二條

凡有英商之船在長江貿易者現擬分為兩項其一由鎮江上江暫做長江買賣之大洋船以及各項划艇風蓬船隻其二由上海入江常做長江買賣之內江輪船以上兩項船隻在何口貿易均照條約及該口章程辦理如帶軍器火藥等件應於上江時先將數目報明該關由關在所給上江之照單內註明件數查驗放行之後查出該船私加其數抑或在長江私將軍器火藥出賣該船均可入官

凡來往各船如遇中國之巡查輪船欲行查驗立即呈明

船牌各件。查驗放行。

第三條

大洋船之例。凡有英商之大洋船。以及划艇風篷等項船隻。抵鎮江時。如在鎮江貿易。即在鎮江徵收稅鈔。若由鎮江再行上江前往九江漢口等處者。須由船主將船牌呈交鎮江領事官查收。並將艙口單呈鎮江關查驗。俟由領事官行文來關。方由關發給護照一紙。名為鎮江護照。內註明該船帶用兵器槍礮刀藥等件若干。水手多寡。並押載頓數以及國號。由關仕便將船艙封固。派差押送。前往上江。該船抵九江。或上江。或下江。須由船主將其護照呈

關查驗。該船在九江漢口起下貨物。所有納稅一切事宜。均照該口章程辦理。俟回鎮江。須將護照給關註銷。由關查明稅鈔完清。各事均妥。方發給紅單。准領回船牌開船。出海下江時。派差押送至狼山。凡有船在鎮江以上。若該船無鎮江護照。並無中國之牌照者。由關查出。即將該船入官。

第四條

內江輪船之例。凡有英商之輪船。自上海常做長江買賣者。應請將船牌呈交上海領事官留署。由領事官轉請江海關給發輪船江照一紙。該江照以六箇月為限期。凡有

此江照者。即可照內江輪船之例。起下貨物。完納稅餉。凡有江照之輪船。須在鎮江九江漢口輪流完納船鈔。輪船上江下江。皆由各該關任便隨時派差坐船同往押送。凡有江照之輪船。若有違背各口章程之事。除首次照例罰辦外。下次再違。即由關自行將該船江照作為廢紙。以後不准該船過鎮江。上江無江照之輪船抵鎮江者。若過鎮江上江。須照第三款大洋船剝艇風蓬等項船隻之例辦理。

第五條

凡有江照之輪船。裝載土貨。須由該商在裝貨口。先將正

半兩稅一併完清方准裝貨該貨抵上海若在三箇月限內復出口前往外國應由該商赴江海關請領執照作為該貨已往外國之實據將執照呈交九江關江漢關鎮江關則可將該商所納復進口半稅發給存票以抵後日應完之稅但欲往外之貨抵上海之時亦應報明凡有此等輪船裝載別船所撥之貨該貨在未撥之先須照未撥之例完納稅餉由關查明各進口稅完清方准撥貨

第六條

凡有洋商雇用內地船隻運貨者除按照條約納稅外仍令其照辛酉年暫定章程之例呈遞保單請領執照該船

到關○仍照例完納船料○如單貨不符○照係單內註明之銀數罰辦○俟江面肅清○即行停止○

第七條

凡大洋船輪船○及領有英國船牌之划艇風篷○並洋商雇用內地運貨等船○由出口之關給發總單○至所過通商之口○如起卸貨物○即由該船主將其總單呈關查驗○方准起貨○

以上各章程○日後如有窒礙難行之處○應隨時妥議○以歸妥善○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與總稅務司赫德○議定前項章程七

條。即經照會英國。詎英國覆有照會。於前項七條。不置可
否。轉於此七條外。另請於安慶蕪湖大通三處。准令該國
商人輪船裝載茶葉。並言所請三處中國如不准行。即前
項所議七條。該國亦不能遽定。臣等當以該國語多挾制。
極力駁斥。告以前項七條係屬奉
旨允議。亟應覆奏完結。即或因和好之故。別有商量。亦須將前件
辦清。其餘再作商議。臣等一面駁詰。一面即將照會發還。
數日以來。再三辯難。始覆有照會。先將前項七條允准。三
日後復將所請安慶等三處准裝茶葉之議。照會前來。臣
等當以此件是否可行。應由沿江各督撫察看情形最為

非都中所能懸揣等因奉旨。已由 臣衙門照鈔原文。分咨

沿江督撫確切查明覆到再行覈辦。

御批知道了。

英國照會

為另行照覆事。前准貴親王來文。並黏鈔錄新議大江章程七條。本大臣當將數字稍為更易。卽以其餘均已依允。尚有良法。實為類與稅餉有益。庶得賠補英商虧缺。卽日另應備文細陳等情照覆在案。茲查徽浙兩省交界一帶地方所產茶葉。素為洋商多喜承買。運滬出洋。惟因髮賊前將常蘇杭各府所屬自北而南大為擾亂。今該商欲由

內河陸路仍運茶貨非被賊匪全行攔阻即被勒索銀錢
無限方能前進似此匪得以接濟是於中國善政有礙
茶價因而擡高亦與商本大不相宜乃通商舊轍不可復
行商民必致設法別開新途素習如此江蘇既歸各國船
隻不畏賊擾隨時往來徽省茶葉每自內地運往安慶蕪
湖大通三處洋船下泊隨到隨裝由滬運貨出滬又聞各
該府縣毫無禁止想係地方官深悉百姓貿易興隆為此
准允洋船裝貨前往該新定章程以洋船祇准到漢口九
江兩處起卸貨物惟因髮賊尚在金陵盤踞非外國之船
不能行走可見前引該三處貿易嗣為新章未免停止本

大臣之見。舊路梗塞。自宜暫闢別路為要。貴親王若能同意合心。果有良法。一則體恤商民之難。一亦合乎法度之準。貴親王諒無不願通融辦理。蓋因安慶蕪湖大通三處地方。今已平靜。英商到彼販買土茶。本為條約明文所准。祇因暫且不能直達上海。勢必使運江邊就近口岸。方能下船運赴上海出洋。若謂運貨下滬。何不准內地船隻。其故委因金陵一日未能克復。內地船隻一日不能保全。前已明言。是以所議暫將該三處獨准輪船先行裝貨。總非倣照九江漢口等處一律通商之理。更非概准無論何項船隻均得在彼買貨。但因時勢誠為閒阻。土貨難以前運。

為此暫行變通設法。既與商賈解難。亦與制度無乖。惟以
專准各國輪船。不准別船駛進。卸各該船亦應或在漢口。
或在九江。先請各關發給專照。俾得土貨易於查驗。正半
税餉咸得保其清完。若此辦理。除
國課毫無虧減外。於大江通和甚有裨益。希貴親王查照從
權允准。為此照覆。

給英國照會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徽浙兩省交界所產茶葉。
素為洋商所喜。茲新定章程。以洋船止准到漢口九江兩
處起卸貨物。惟因髮賊尚在金陵盤踞。非外國船不能行

走。若能體恤商民通融辦理。暫將安慶蕪湖大通三處。獨准輪船前往裝貨。總非仿照九江漢口等處通商之例。並不准別項船隻均得在彼買賣。各該輪船或由漢口。或在九江。先請該關發給專照。俾得土貨易於查驗。正半稅餉。咸得保其清完等因前來。本爵查安慶蕪湖大通三處通商。原係約所不載。未便遽行開端。惟查長江髮逆未平。若不暫行通融辦理。亦無以示體恤商民之至意。本爵現已將貴大臣照會內所開暫准輪船前往。其餘各船均不准前往。應由漢口九江各關給發專照。正半稅餉照章完納。俟金陵賊匪平靖。即行停止。仍照條約辦理。彼此均有利

益之處。行文兩江總督安徽巡撫查明。迅速咨覆。該督撫等均係實心任事之人。如果查係有利無弊。諒無不允行之理。除俟該督撫咨覆後。再行照會貴大臣議定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十月辛巳。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叠准督臣曾國藩咨函以大股援賊。麕集金陵。攻撲官軍濠壘。危險萬狀。請派記名總兵程學啟一軍。暫棄青浦。雇坐輪船。趕赴金陵援勦等語。曾國藩發函時。尚未知嘉定克復。程學啟已調紫黃渡前敵。賊現在十餘萬。由崑太水陸並進。程學啟督所部二千。晝夜搏戰十餘日。臣處各軍。赴救不遑。若令程學啟

逵去賊不深入松滬更危惟查有三品頂帶白齊文接管華爾常勝軍此次攻克嘉定頗資其力該軍四千餘人打仗向稱奮勇所有西洋礮大礮各利器購備頗多施放亦便自有輪船數隻再添雇數隻可敷行駛臣已飭派署藩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道楊坊督同白齊文趕緊籌措行裝駛往金陵協力援應其抵該處應如何會合攻剿由督臣曾國藩就飭吳煦楊坊轉飭白齊文遵照當可得力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員督帶常勝軍赴金陵金陵援賊麕集攻撲官軍營壘相持日久廑念時深李鴻章飭吳煦

楊坊督帶白齊文接管華爾之常勝一軍洋槍隊四千餘人添
備船隻駛往援應可資得力白齊文以外國人隸歸中國出力
勦賊亦具真心此軍到金陵後曾國藩節督飭曾國荃等善為
籠絡駕馭既可用其力以勦賊亦可使覩吾軍師律之盛以折
其心吳煦楊坊二員向與此軍相習李鴻章令其督同前往最
為合宜並飭令該二員妥為督帶奮勉立功

伊犂將軍常清奏奴才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咨鈔
具奏摺片各稾內稱現與俄國分界使臣連次會議不能
定局請
旨飭下伊犂將軍督同委員等覆查等因自應揀派妥員再往查

勘。以憑按圖定議。伏查俄國邊境頭人。現在伊犂卡外附近地方游駛靡定。今派員再往履勘。儻遇該國兵隊。仍肆橫強。照前攔阻。既不便與之爭競。搆啟釁端。若任令攔回。不但空勞往返。兼恐耽延貽誤。關繫非輕。查原奏內稱俄國使臣曾言必須兩國復派委員會同畫圖。再行定議等語。是此次查勘邊界。應與俄國所派委員會同前往。藉可隨勘隨議。奴才再四熟籌。若由伊犂派員徑行出卡。既難與俄國委員約同會勘。尤恐其中另生枝節。現由奴才飛咨明誼等就近飭派委員哈布齊賢。會同俄國委員。由塔爾巴哈台迅即起程。前赴該處。詳細勘明。繪具圖說。奴才檄飭上

次添派之總管德格都○富珠爾泰等○届時分赴各處○協同辦理○儻俄國委員未能偕往○或哈布齊賢不克分身○須由伊犂另行揀派○即令商明俄國使臣○務將伊犂卡外兵隊○豫行撤回○免致委員前往沿途復有阻滯○貽誤事機○至邊境大事○何處可以議分○自非該委員所敢專擅○且查原奏業經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住京使臣詳議○應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本

諭旨○行知示覆到日○由明誼等欽遵妥議辦理○再原奏內稱曾向俄國使臣言及勒布什邊界○自乾隆年間○立有石碣○現在

尚存。並伊犂塔爾巴哈台每年派出官兵。均在此界會哨
一節。該匡蘇勒官雜哈勞遂大言此界係你們伊犂將軍
私行偷立。真乃小人之行等語。並查雜哈勞於本年夏吹
令該國邊境頭人。擅在伊犂卡外附近地方。興兵立卡。甚
至肆行搶掠。諸逞橫強。本屬形跡昭彰。無可抵賴。前會議
時。自應將雜哈勞前次情節。向該使臣樸斷理論。藉以折
服其心而箝制其口。乃雜哈勞種種不法。在我方示涵容。
未嘗出一語以相詰問。而雜哈勞譸張為幻。顛倒是非。膽
敢出言無狀。以中國邊疆大吏。而任聽夷酋肆口謗訕。殊
於

國家大體。似覺非宜。且談論如係閒言。不與計較。已屬不可。况雜哈勞於會議時。妄指勒布什石碣邊界。捏稱伊犂將軍私行偷立等語。是其荒誕之說。有關邊界事宜。並非閒言可比。今乃一味包荒。置弗與較。竊恐俄人日傲。毫無忌憚。可否請

旨並飭明誼等督同委員。再與俄國使臣會議時。儻雜哈勞從中作祟。仍有橫逆之詞。固不必口舌忿爭。激成邊釁。亦不可隱忍遷就。益長刁風。務令剛柔並用。折服此虜。期於

國體邊防。兩無妨礙。方為妥協。

御批。覽奏均悉。前已有旨責成明誼等遵照疊次寄諭。妥協辦理。

務於國體邊防。兩無妨礙。以定疆圉而維大局。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以田興恕貴州教民一案。日久未結。因崇實素為洋人信服。請由崇實辦理。駱秉章毋庸會辦。業經奏蒙

聖鑒在案。惟法國公使哥士耆。以未奉

上諭。其意未肯深信。合無仰懇明降

諭旨。所有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統交成都將軍崇實秉公親辦。駱秉章毋庸會同辦理。以專責成。再前任兩廣總督勞

崇光。亦係原奏

派辦貴州案件之員。今兩廣總督業經另

簡有人。應請

飭下勞崇光著即馳驛前往貴州查辦事件。

諭內閣。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均著交成都將軍崇實秉公辦理。駱秉章著毋庸會辦。以專責成。

又

諭。勞崇光著仍以頭品頂帶馳驛前往貴州查辦事件。劉長佑未到任以前。兩廣總督。著晏端書暫行署理。

恭親王等又奏。兩廣督臣勞崇光因案降調。初奉

諭旨之時。英國參贊威妥瑪不勝嗟訝。並稱新總督未知能否照舊。現在英國幫助中國防勦之軍。祇有暫行停止等因。又

據法國公使哥士耆以勞崇光尚能不惜資財訓練兵丁
保護省城今竟因案降調深為惋惜茲復據英國公使卜
魯士照會以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勞崇光已有定議並飭
該國廣東領事內稱前任勞總督如願練兵該領事仍當
與之會辦等情查該國於前任督臣勞崇光諄諄稱道至
再至三臣等推其意不過因勞崇光從前初到廣東挺身
入城欽其膽略平素與之推誠辦事深為相信故於該前
督臣去任一事嘵嘵不已意在乞留又不敢明述其意臣
等當告以新任總督劉長佑亦係實心任事之人於辦理
地方及外國一切事宜自必認真經畫不致稍存膜視該

公使等尚無他說誠以中國用人之權非外國所能參預是以與之反復辯論力為杜絕惟查卜魯士照會內稱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已有定議可以如何保守省城新總督於操兵等事未能豫知其意萬一另有主意自不欲按照前議等因臣等查外國教演中國兵丁原欲借中國兵力保衛通商口岸以省該國防兵之費一面仍以幫助中國表其見好之意即中國令外國練兵亦緣意在自強並隱杜其暗與賊匪句結初非以整軍經武之務全行倚伏外國之人今英國既有新任儻不能照舊即不復共事之意

應請

旨飭下劉長佑妥為聯絡務以誠信相與使之佩服萬不可稍存

大意致令反為賊用是為至要至所稱官政失宜旗兵漸

亂各節是否屬實並請

飭下該督撫及廣州將軍悉心籌酌消患未萌毋得以並無其事

一奏含糊了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勞崇光前往

貴州查辦事件暨請飭劉長佑與各外國妥為聯絡消患未萌

各等語本日業經明降諭旨令勞崇光仍以頭品頂帶馳驛前

往貴州查辦事件矣前以田興恕在貴州殺害教民一案曾經

疊次寄諭崇實勞崇光駱秉章密查據實具奏此案日久未結

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復經奏明崇實素為洋人信服請將此案即由崇實辦理以專責成猶恐法國公使哥士耆以未奉明諭為疑並因其有自往辦理之語是以本日復明降諭旨宣示所有四川貴州兩省教民案件統交崇實秉公嚴辦駱秉章無庸會辦以釋其疑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據哥士耆所求不過發給埋葬銀兩及賠償所毀教堂為數無多如照所求辦理足令外國人帖服黔省士民亦可不至憤激乃田興恕復行肆殺外國之人以致哥士耆曉曉不已且復藉詞於駱秉章縱容田興恕愈滋疑忌勞崇光接奉此旨著即尅日由粵前往貴州將此案會同崇實妥為辦理如能仍照前議俾教民帖服地方

亦可相安無事。因屬妥善。即情形或有更易。不能拘守前說。該前督更事最久。沈毅有為。亦必能設法調處得宜也。勞崇光初到廣東。即能挺身入城。外國人欽其膽略。平素與各外國交涉事件。亦能推誠相與。故該公使等頗深悅服。於新任總督劉長佑。有未知能否照舊等語。其情似涉疑慮。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告知劉長佑亦係實心任事之人。於辦理地方一切事宜。自必認真經畫。不至稍存膜視。該公使等尚無他說。劉長佑於到任後。務於廣東交涉外國各事件。妥為聯絡。誠信相與。使之佩服。萬不可稍涉大意。致令反為賊用。黃贊湯業已由京赴粵。劉長佑將廣西軍務妥為交代。迅即起程。抵任後均即妥商辦

理。並著勞崇光將一切機宜。與各外國如何定議訓練兵丁保護省城未竟各事宜。告之劉長佑黃贊湯以便接辦。如劉長佑黃贊湯等到任尚需時日。即行詳悉告知妥端畫。先行照辦。俾外國人於該前督去任後。仍如在任時之誠心幫助。方為妥善。惟貴州擅殺教民一案。關繫緊要。黔省距粵較遠。崇實務即將此案速為了結。並須設法先令田興恕迅離黔省。以免再生事端。勞崇光接奉此旨。亦即前赴該省。毋稍遷誤。至該公使等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內。有廣東省官政失宜。賊匪佚占省城。及旗兵亦有漸亂之勢等語。是否屬實。著劉長佑黃贊湯及穆克德訥等悉心查察。消患未萌。毋得以並無其事一奏。含糊

了事。旗營為穆克德納專飭。是否果因糧餉虧缺。及該將軍等

平時撫馭失宜。致有不服之事。毋許稍有隱匿。致滋事端。粵省

河南地方。有匪首黃金龍等聚眾謀逆。前據勞崇光奏已訪拏

悉數正法。辦理極為妥速。當經寄諭該前督。以其餘黨必多。恐

與高州等處匪徒暗地句連。務於省城內外嚴密布置。並添調

戰船。妥為防範。該公使等所稱賊匪欲占省城。是否即係此事。

抑或另有匪黨潛謀滋事。該將軍督撫等務須確實查明。妥速

備禦。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廣東省城滋事。該省各官與領事官羅商請可

否調令英國水陸各軍相幫平亂等情前來。查城中敵數。本國自未便攘臂相助。至於外賊欲攻省城。地方官先能訓卒勵兵。一臻妥善。方有使我軍相幫之理。粵城早能設法練兵守城。則河面之勢。我船亦能相幫代守。惟現任中華之本國水陸各軍。均不甚多。

貴國若無訓練之軍。我軍欲將上海廣東一併防守。力實不能兼顧。各處鄉勇。任意擾亂小民。俟賊匪臨到之際。輒行潰散。實為枉費錢糧。嗣後無庸仍招鄉勇。務要精兵。數不在多。通商各口。自易防守。現惟上海一處。有足兵之形。其餘各口。均未舉行。即如甯波一口。呿總兵屢言現因已練

之兵。其數較少。總宜增添為要。乃該新道台毫不允從。仍執成見。招募鄉勇。廣東一口。前任總督勞已有定議。可以如何保守省城。而新總督於操兵各等事件。未能豫知其意。不日到任。萬一另有主見。自不欲按照前議。據該領事官詳報前來。本大臣酌定劄復。鈔錄貴親王查照。

英國劄文

為劄行廣東領事官遵照辦理事。今據該領事官詳報。聞有賊匪欲占粵城。旗兵亦有漸亂之勢。各節。查該省城垣與本國商局。並不大為關繫。本國理無自任防守之責。本大臣屢請京中各大臣設法防堵。不能全心依議。今日城

垣難保之故。或者亦由於此。且新任總督初辦外務。其知何用意。殊難逆料。英商各行。皆在河南。本大臣之見。僅須先將河南保守為要。又稱城內旗兵。近有擾動。此本國吏不能預聞之事。駐防旗兵。因糧餉有虧。以致不服。本大臣無庸查問。惟官政失宜。甚致旗兵漸生異心。則外國軍兵。雖欲代中國守城。實亦難乎為力。本國水陸各軍。不便調令防城。至於前任總督勞如誠願練兵。該領事官仍當與該大臣會議。設法措辦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庫倫辦事大臣特克慎派員將俄國續進鳥槍八千零四桿。又未經上齎備用鳥槍十桿。銅礮二

尊。炸子火箭五百枝。並應用零星物件。陸續解送到京。當經臣等知照外火器營驗收。旋據該營咨覆。業已如數收明。臣恆祺於九月十六日親赴該營驗收。此次解到槍礮。較之春間所進。微覺不及。然比之中國所造。已屬精利。臣等查俄國呈進槍礮原報之數。係槍一萬桿。礮八尊。炸子火箭五百枝。茲合春間解到槍礮及現在解到槍礮火箭之數計之。業已一律到齊。

御批。知道了。

戊子。察哈爾都統慶昀。副都統康至奏。本年九月二十三日。據張家口市圈祥發永字號鋪民趙中嶽稟稱。賣給俄

商伊萬聶爾品武𢍰茶二千箱。理合稟明。以便俄商載運出關。其應交每箱釐捐銀二錢。情願如數呈交等語。當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續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內載有在張家口販買土貨明文。自應批准。以順商情。交出茶釐。亦與奏定票釐章程中百分抽一之數符合。惟事關
國帑。必應明定考查。方期日久無弊。當經飭司傳知市圈值年保正等。自此為始。嗣後該行凡有賣給俄商茶斤者。不論麤細。卸照前定按票抽釐章程。均令該鋪先行報知該值年保正。由值年保正等開具報帖。加用戳記。聲明某字號賣給俄商某人何項茶斤若干箱。應抽釐銀若干兩。赴

司呈遞。並令某鋪所賣印明某鋪戳記。以便出關時分別

按箱查驗放行。每年造冊請領理藩院茶票時。另行添造

一冊。咨送理藩院備覈。用昭謹慎。

御批。該衙門議奏。

辛卯。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諤稟

稱。甯郡綠頭勇。即常勝軍。向歸副將華爾統帶。初止有二

百名。陸續增至一千二百名。華爾陣亡後。歸法思爾德管

帶。又經該兵頭馬惇科克等。自行添募至一千九百名。並

未隨時照會。其中多係本籍無賴之人。疊次滋事。該道及

該統帶屢行出示嚴禁。而各勇狃於積習。不能遵依。九月

十二日。該道因公出城。有綠頭勇二人。於轎後喧鬧。不服約束。當即帶回責處。旋赴善後局發餉未回。突有綠頭勇數百名。喧呼闖入大堂內。將門窗什物打毀。並將存庫關稅茶稅銀兩。助餉局之捐銀捐錢。及委員董事人等衣物全行搶劫。當即照會該兵頭前來彈壓。直至夜分始散。十三日該道會同英國總兵唔樂德克及領事稅務司等。嚴密查拏。經唔總兵帶外國兵入城。稟公處斷。拏得曹良法等七名。訊明係曹得良陳文炳二名為首。立即正法示眾。至搶去稅銀六千餘兩。捐洋二千餘圓。錢八百千文。及衣物一切。均無從究追。唔總兵議明。按月在該勇口糧內扣

還歸款。應請就此完案等情具稟前來。臣聞之不勝駭異。查該勇本係中國人民。其口糧亦由中國發給。僅歸外國人統帶。乃敢依勢肆行。藐法已極。現在甯郡軍務稍鬆。法恩爾德所帶常勝軍。本歸蘇松太道吳煦前蘇松糧儲道楊坊統帶。應令撤回松江。嚴申紀律。飭將約束不嚴之外國弁目卽行斥逐。其駐守甯郡者。止准選留一千名。交史致諤節制調遣。如再有不法。准其盡法懲辦。其搶去稅銀捐項。扣抵該軍口糧。餘勇卽責成楊坊妥爲遣散。理合會同通商大臣臣薛煥附片具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甯波綠頭勇滋事。搶掠存庫銀

錢等撤。已經該撫將為首之書得良等審明正法。所搶銀錢。於該勇口糧內扣還歸款。甯郡選留一千名。交史致諤節制。其餘撤回松江。嚴加管束。外國弁目。即行斥退。所籌尚為妥協。惟外國弁目。本係不安分之人。非中國勇丁可比。恐斥退後與賊勾通。或投入賊巢。均難豫料。著薛煥剴切知諭該領事官。將遣散弁目嚴為鈐制。或帶令回國。以免別滋事端。前經寄諭李鴻章等謂練兵不如選將。正慮及洋槍勇隊不服中國帶兵官鈐束。遇有事端。辦理殊多掣肘。此次果有不法情事。著李鴻章即遵前旨。妥籌選將之法。既帶洋槍勇隊。以資得力。現在甯郡已派秦如虎署理提督。該總兵本有管帶之軍數千名。其留駐該郡之常

勝軍一千名。尚可酌量遣散。以節餉需。

甲午。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著江蘇巡撫李鴻章會查上海所練常勝一軍。自副將華爾戰歿後。亟須妥籌接帶之人。英國欲派兵頭接管。誠如

聖諭。殊多窒礙。臣鴻章前據英國提督何伯面保華爾部將白齊文材勇可任。毋庸由英國派員接管。且毋庸令法思爾德會帶等語。已於閏八月二十三日陳奏在案。白齊文法思爾德均係美理駕國人。法思爾德夏間在青浦被賊擄去復歸。現在會帶之說既寢。可無庸議。白齊文既據蘇松太道吳煦極力保薦。復經英國提督何伯推誠相屬。此外人

驟無可任之人。祇得暫交接管。其能否勝任以及就我範圍之處。一時難窺底蘊。仍應隨時察看。至華爾之在中華。係吳煦受丁憂蘇松糧道楊坊力薦。任以教練兵勇之事。是以臣煥前在巡撫任內。奏明將常勝軍飭令吳煦督帶。楊坊會同華爾管帶。其統率之任。本歸中國大員。臣鴻章復經檄飭署江南提標中營參將李恆嵩協同管束。現以白齊文接帶此軍。所有調遣鈐制一切事宜。應仍責成吳煦楊坊轉飭遵照。不准原薦力保之人置身事外。儻有違令犯科一切情弊。亦惟吳煦楊坊是問。李恆嵩協同管束。亦令隨中稽查。俟久與相習。再行酌辦。又此軍臣煥前奏。

約計共三千人。旋卽交卸撫篆。迨閏八月臣鴻章接據吳
煦稟報。除前調赴甯波之外。留松江者四千五百餘人。而
詢其故。則以華爾自行添募爲詞。查華爾初練僅數百人。
實稱勁旅。嗣經逐次加增。則技藝不能盡精。習氣亦漸獷
悍。茲飭吳煦等督率認真操練鈐束。並就現存實數截止。
不准再行增添。儻或不能得力。應如臣鴻章前奏。卽將人
數口糧。酌量裁減。儻再任意添募。或有不遵調遣約束之
處。應將吳煦楊坊奏參治罪。再查法蘭西公使。願將該國
兵官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受節制。帶兵防守甯波。
總理衙門與之定議。奏奉

諭旨飭辦○查閱總理衙門原片聲明兵力不敷○從權辦理緣由○是將來浙江撫臣左宗棠一經克復全華○兵力足顧寧波一帶○即應察看情形○遵旨將勒伯勒東撤回法國○所有現給該兵官劄付○臣等公同籌議○應由左宗棠斟酌○以一事權而資控制○惟該撫臣駐師龍游○劄付未到寧波之前○應由寧紹台道史致諤體察情形○先行給予簡要渾融照會一件○並將所練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應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支放○當經臣等分別咨會左宗棠暨密劄史致諤妥辦○並因法國原照會內○有寧紹紳士公呈寧波道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即派勒伯勒

東前赴甯郡籌防之語。復經劄飭蘇松太道吳煦查覆去後。旋據詳稱該道衙門。並未接准甯紹台道移文。適勒伯勒東從甯波來滬。該道傳來面詢。據稱前在甯波。經已革甯紹台道張景渠及甯波紹興紳士。託為招勇教練。屢次出力。曾自行函致法國住京公使。情願暫離本國水師叅將。權受中國職任。至張景渠照會及甯紹紳士公呈。皆係遞交法國住紮上海領事伊擺蘇轉。並未移知蘇松太道等情。又准伊擺函送張景渠照會及甯紹紳士公呈。並勒伯勒東一稟。由該道吳煦鈔錄申覆前來。臣等會查勒伯勒東所稟詞句格式。均似中國公牘。當有華人為之潤飾。

內稱十年為期。及遵擬服色兩層。均為住京公使照會所無。此事係由總理衙門與公使定議。應以都中照會為據。其更換服色一節。似可無庸深論。臣鴻章現復劄飭勒伯勒東前往甯波。聽候甯紹台道轉稟浙江巡撫覈給劄付。並聽巡撫關道節制調遣。業經遵

旨密飭史致諤。於勒伯勒東所領之軍。及甯郡兵勇賞功罰罪。稟報戰守。均須秉公覈實。支放錢糧。不得絲毫扣減浮冒。如遇該兵官等商防務。果能深合機宜。務飭和衷共濟。以保巖疆。至法國照會所稱之立參將卸買忒。助剿前在餘姚與廣東攜發中外官民。皆咎其乖張任性。住京公使謂可以

仍回上海。雖不肯明言其非。實已自知理絀。甯波艇船弁勇。先為賈忒助激變。現經史致諤與布興有陸續招回。外國人亦相安無事。仍責令史致諤妥為調處約束。華爾舊屬弁目。近在甯波有刦搶官署之案。業經英國總兵呿樂德克從旁懲處。臣鴻章復嚴飭吳煦楊坊將法思爾德所帶常勝軍撤調回滬。申明紀律。其駐守甯波之二千餘人。止准選留一千名。交史致諤節制調遣。餘均飭楊坊妥為遣散。

薛煥等又奏。臣等欽奉寄

諭。洋人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徵露其詞等因欽此。伏查副將

華爾雖稱願隸版圖。迄未薙髮易服。未免辜負疊次
恩施。又意在牟利侵權。殊難繩以法度。且以洋人改隸中土。有功必賞。有罪難誅。前因吳煦力保其傾心向化。又稱其勇往邁常。迫以時勢之阽危。臣等不得已據情具奏。仍隨時隨事加以防閑。今華爾戰歿慈谿。捐軀可憫。誠如
聖訓。自應獎卹優加。飾衞以大節而無虧。卽無庸追數生前之過。惟洋人習於本國衣冠。不樂更易中華法服。正不必强以所難。此後通商海口練兵。如有不能驟廢洋人之處。或但令聽受節制。不必虛假冠裳。或雇令充作教師。不必寄名版籍。因其舊俗。與為羈縻。庶幾流弊漸冀減少。至洋人欲

為華爾豐碑高聳。表揚事蹟。式其國俗如是。容臣等酌度
辦理。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
署理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
寄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一道。並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現派兵船助剿。請
旨飭下妥籌辦理緣由原摺。暨俄國照會給閱。又由總理衙門鈔
錄原奏密片二件函寄前來。伏查洋兵擊賊。進退自由。節
次議奏英法二國助剿案內。臣國藩慮及洋人不聽禁阻。
臣煥憂其止之無術。臣鴻章謂其難與強合。良以外國性

與人殊。初非勸之能行。亦非辭之能止也。上海進口俄羅斯船隻甚稀。伊國性情如何。未能瞭悉底蘊。惟其都會跨居歐羅巴部落。或氣習不甚相殊。美法在上海甯波勦賊。未始不為自衛貲財起見。而流弊在所不免。俄國亦復派兵來助。且詞氣圓融。又不受雇價。以異域殊方之眾。忽為同仇偕作之師。因未便遏於猜疑。亦不敢遽行深信。飭據蘇松太道吳煦稟報。俄國現有兵船二隻。尚在下海埔外洋面寄碇。未知兵數若干。該國水師提督頗頗福尚未抵滬。臣煥臣鴻章俟其來到。即當遵

旨與之面晤籌商。臣等查閱該國住京公使巴留捷克原進照會。

係因賊匪窺伺上海甯波海口。是以該國派兵前來助勦。竊查上海甯波均屬通商海口。本不能禁洋兵出入。英法二國。業經有兵助勦。俄國既稱已派兵來。恐未必自行中止。頃頒福到後。似應令即在上海甯波。與英法二國合力辦理。與巴留捷克所請。亦屬相符。其果否暱就於我。容再隨時察看密奏。至入江助守。似不相宜。若令指查各國洋船。在彼未必肯為中華而市怨於鄰邦。在我又恐因信俄人而啟嫌於他國。誠如

聖慮。不無窒礙難行之處。又溯查蘇常太倉淪陷以來。兩年有餘。已經水陸將士力固江北藩籬。良由統兵大員本有專責。

況自安慶克復以後。長江上下肅清數千里。揚防一軍。兵力有餘。上游兵部侍郎彭玉麟等所統戰艦。又與瓜鎮以下水師。聲息相通。是杜截南岸逆匪竄渡。以保北岸青腴腹地。江甯將軍都興阿。黃巖鎮總兵黃彬。更當督率將士。盡力籌辦。上慰

宵旰憂廑。臣等所竊慮者。轉在俄國提督。或以帶兵入江為請。臣等必當婉言阻止。儻竟堅不聽從。萬不得已。亦惟有與之約定。但許泊防現已通商之鎮江口岸。毋庸駛至未經開市之沿江地方。如果該兵官能如已留捷克所稱。無不遵從。良足為幸。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等奏遵籌派員接管常勝軍。及優卹華爾各情。並曾國藩等遵籌借國兵船助勦各摺片。所籌均尚妥協。常勝一軍。現據吳煦力薦白齊文材勇可任。已交其接管。將來能否勝任。及是否就我範圍。即著薛煥等隨時察看。酌量辦理。薛煥等現派李恒嵩協同管束。聞該副將尚能與之相處。即著傳諭李恒嵩。令其留心稽察。如與該勇丁熟習後。足以獨力鈐制。不妨密行稟聞。聽候李鴻章酌辦。現在調遣鈐制事宜。即責成吳煦。楊坊等。轉飭遵照。不准稍涉推卸。華爾所部。本係數百名。現留松江者已有四千五百餘人之多。習氣漸形驕悍。吳煦等不為限制。聽其自行添募。實屬漫無主見。即著嚴飭吳

煦、楊坊、將現存實數截止、止准陸續設法裁汰疲弱、斷不准再

行添募、儻不能得力、應如何裁撤、即著薛煥李鴻章隨時妥辦、

不許稍存遷就、吳煦楊坊經理此事、未能慎終圖始、嗣後若再

有增添、及不遵調度約束之處、即著將該道等嚴參治罪、其在

甯滋事之法思爾德所帶勇丁、現雖調回滬防、申明紀律、恐此

輩獷悍性成、難免掣肘之處、著薛煥等酌量、如可裁撤、即責成

吳煦等妥為遣散、勒伯勒東防守甯波、原係一時權宜之計、金

華克復以後、兵力足以兼顧、即應撤回、該副將稟內所稱遣撥

服色、即可毋庸置議、至十年為期、既係稟內自擬之詞、即不必

以此為限、著左宗棠給與劄付、聽歸節制、並著傳諭勒伯勒東、

現經總理衙門與在京公使議明。該副將既受中國節制。在中國相待。自應一視同仁。毋稍偏倚。若有違犯法令。即照中國之法治罪。使其知所畏服。不至漸生驕志。並密飭史致謨暗中稽查。止准缺額。不准於一千五百人之外添募一名。以防流弊。勒伯勒東既兼歸甯紹台道節制。則史致謨給與照會。亦應稍存體制。以崇事權。至所稱華爾陣亡。洋人欲爲量碑高家各情。著薛煥等酌度辦理。所稱嗣後通商海口練兵。如或不能驟廢洋人。但令聽受節制。不必虛假冠戴。或雇令充作教師。不必寄名版籍。所奏甚是。卽著照議辦理。俄國兵船助勦之議。本係事非得已。曾國藩等擬令在上海甯波防守。不令入江。所慮極遠。卽

著於頗頗福到後會商辦理。該兵目不至十分倔強。如必欲入海即令其在鎮江停泊。不准移至他處。以示限制。李鴻章前奏派白齊文管帶常勝軍赴金陵援勦。現在該已早到。是否得力。並著曾國藩查明具奏。至外國人喜於探聽消息。一切交涉外國事件寄諭。稍有洩漏。即據為口實。生出無數事端。該大臣等均能密之又密。甚為欣慰。不可稍涉大意。

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法國公使哥士耆照會內稱。宛平縣桑峪村教民張成善。前於道光八年六月被人呈控。經部議定擬流罪。九年三月發配山西安邑縣。同時發配七人。其六人已故。止存張成善在配。至今三

十三年。年已八十七歲。懇請釋回等因前來。當經臣衙門
行文刑部。將全案鈔錄前來。查原奏內稱張成善等七人。
均曾習天主教。先後改悔。道光八年三月間。張成善家有
喪事。照舊用教中音樂。被獲帶案。當悉前情。經順天府府
尹奏經刑部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奉
旨先准在案。臣等查從前天主教犯。例禁綦嚴。張成善一案。係奉
旨詳查成案。酌中另擬罪名之犯。現在天主教業已弛禁。臣等細
閱原案。該犯實係改悔後因仍用舊時教中音樂。並未聲
明別項不法情事。且年逾八十。在配多年。屢經
恩詔。尚未赦還。既據法國公使哥士耆懇請豁辦前來。應請

飭下刑部覈議施行。

御批。依議。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接據本國主教呈稱。現據宛平縣桑峪村教民張加斯稟稱。伊祖張成善。前於道光八年六月。被人呈控。經部議定擬流罪。九年三月。發配到山西解州之安邑縣。同時發配七人。其六人已故。止存伊祖在配。至今三十三年。年已八十七歲。懇請辦理釋回等情。本大臣

查

貴國新例。於習教一事。已經按約弛禁。

貴國

皇太后

大皇帝覆幬救民之意。不欲有一夫失所。今張成善以邁年仍羈

達戍。未能共沐

皇仁。誠為可憫。是以請煩貴親王即為釋回。實為公便。請煩查照

施行。

癸卯。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

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俄國派來全權大臣雜哈勞會議

勘界事宜。該使來文。堅以常住卡倫分界。並云條約內載

兩國現定邊界。並無議分外夷人等之語。且哈薩克布魯

特人等內。雖有受中國之祿。亦有受我國之賞者。今照條
約分界。該哈薩克布魯特等原住遊牧之地。如分在何國
界內。即作為何國所屬之人。至唐努阿勒坦淖爾烏梁海
蒙古人等。住牧兩國未分界內。原是公共遊牧之地。不能
竟據為中國所管之人。現在兩國在京議定條約。應照山
嶺大河常住卡倫為界。已經指定。其各烏梁海蒙古地方。
照約應歸我國所管。若照貴大臣來文。會議各情。奏明聽
候指示前來。再為商辦等語。仍是推緩日期。我等係我們
國主差遣之大臣。不敢在此間住。即定於本月十九日回
去等語前來。 奴才等閱其文詞。雖無悖逆之語。然其意存狡

賴。帝國使臣。且欲援條約所載。藉此常啟爭端。又恐其以
我國不與會議為詞。致得藉口。當今委員喜春等再往面
見該使。留伊等再住數日。等候我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伊國住京使臣議定應分處所指示前來。以便遵辦。詎
該使雖哈勞回言。已經會議十數次。你們不能以常住卡
倫為罪。我們不能等候等語。奴才等復令委員往見該使。告
以既要回去。我們不能強留。然此事或俟接准你們住京
大臣與我們總理各國衙門議定覆文。再來會議。抑或約
於何時何地前來覆議。均須說明。雖哈勞答以將來議與
不議。尚難豫定。奴才等伏思該使現因會議不遂回國。必以

一面之詞。轉致生端。若用清漢字具文交伊等帶回。而雜哈勞久住京館。人甚說抑。又恐其譸張為幻。難保無捏造更改情弊。爾等復令委員往見。告以既不能少留。我們咨覆你國之文。現已趕寫不及。俟你們於回後。我們再具文移咨你們西悉畢爾衙門。俟咨覆到日。再行按期會辦。伊即一一允諾。爾等仍於伊等起身之前一日。各咨送給該使等豬羊雞鴨茶酒點心等物十二色。伊皆收領。又本處居住管理貿易之匡蘇勒官來見爾等。面稱伊因瓜代之人不日到來。已將貿易國子之事。先交小官色克德爾代辦。伊趕天氣和暖。亦同該使等回國。爾明諭明諸。均與

接見成禮而去○隨於閏八月十九二十等日○該使等前後自塔爾巴哈台起程回國訖○奴才等派員仍照來時廪給從優照料出卡○並密屬派員留心察看該使等一路情形○復據派員回稱○該使等行至色克圖卡外小水地方○已將留住兵隊帶回○察其詞色之間○尚無觖望等語○惟是犬羊之性○究難懸揣○懷因會議不遂○藉端滋事○亦未可定○奴才等惟有密飭各邊卡○並行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伊犂○各將軍大臣○不時偵探○暗中嚴防○以備不虞○一面照鈔俄人原文○及擬咨覆文○移咨該國西悉畢爾衙門查照○聲明聽候咨覆訂於何時在何處會齊○以便照辦外○今將與該國來往

咨文照鈔。呈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該國住京公使。

以憑彼此酌定。聽候指示前來。遵照辦理。所有烏里雅蘇

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犂。四城毗連俄境。均有該國希

圖侵占之地。俄人明年復來。既不欲遵議定界。必赴各境

任兵強占。我處自須就地設防。茲已分咨烏科二城伊犂

豫籌偵探防範外。並明諭現無辦理事件。應即起身折回。

先至科布多。與錫霖等詳細酌商。飭查防範。即回本任。聽

候

批示遵辦。如俄使明年仍來塔爾巴哈台會議。並再如期前來會

辦。

明誼等又奏。查烏里雅蘇台向無邊境。兩卡外之唐努烏梁海蒙古部落。卽在沙賓達巴哈一帶住牧。若被其包去。此項人丁。卽無所歸。況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二城。毗連鄰境卡外。均有阿吉公爵所屬哈薩克住牧。科布多卡外。又有阿勒坦淖爾烏梁海進貂之蒙古二旗住牧。若均被其侵占。該蒙古哈薩克窮蹙無歸。勢必紛紛內徙。卡內地方蒙古兵民。各有生計。斷不能相容。查科布多境共卡倫十餘處。離城四五百里。一二百里不等。而塔爾巴哈台境共卡倫十餘處。距城遠者百里內外。近者數十里。至近者如巴克圖僅三十里。儻該哈薩克被俄人占去地界。倉卒遷

從。誠恐軍民商販。惶恐擾亂。奴才明緒先已飭行塔爾巴哈
台所屬之哈薩克公阿吉會議。並未將該處住牧地界分
給俄國。嗣接阿吉復呈。深為感悅。誓志不肯背順從逆。並
台吉迪那雜爾前汗爵綽坦各部落。奴才等亦一體曉以俄
人意欲侵占爾等地界。中國並未分給。爾等萬不可誤聽
俄人詭詐。驚疑逃避。如其狡焉思逞。務各齊心禦侮。自守
藩籬。聽候酌辦。其科境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亦即咨行
該處前現任參贊等照依飭行。俟奴才明誼到科布多。再與
廣鳳。錫霖。悉心會商。豫籌辦法。復查塔爾巴哈台科布多
二城。城小兵單。易於恐嚇要挾。該使明年如帶兵復來。試

恐先赴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在常住卡倫之外硬行堆壘
鄂博其伊犁卡外之地雖前已被該國侵占設立卡倫尚
有未被該國侵占之地亦恐前往硬占儻俄人將四城卡
外之地硬行堆壘鄂博各處派官出卡向其理論該俄人
豈能聽從中止彼時即帶兵前往攔阻儻若該國之人肆
意逞橫致傷兵丁豈能束手觀望必至立成決裂復恐該
國之人反得藉口自我肇衅若奴才等臨時再為奏請
諭旨指示遵辦往返尚須數月其時若該國已將界牌鄂博建立
日久更必據為己有奴才等再四思維實係事處兩難並無
主宰惟有據實縷晰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示覆並即分咨各城以便一體
遵照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著明誼等奏俄國使臣因會議不遂所欲徑
行回國及 遵旨籌辦邊界情形各摺片俄國匡蘇勒官雜哈勞
堅執常住卡倫為辭經明誼等按據地圖與之理論雜哈勞因
不遂所欲遽行回國明誼等仍以禮護送不令伊得藉端尋釁
所辦尚屬周妥惟外國人說話性成惟利是視此次既觖望而
去將來復行議界難保不帶兵隊占地方以為強詞奪理地步
且伊犂卡外地方已被該國設立卡倫其烏里雅蘇台科布多

塔爾巴哈台等處卡外。亦恐其一例覬覦。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常清等於各該管地方。嚴密防範。隨時偵探。不可稍有疏虞。至唐努烏梁海蒙古等部落。及哈薩克等各遊牧。聞明誼等議界未將該處分給俄國。無不感激歡欣。誓志效順。其人實屬可用。即着該將軍大臣等隨時鼓舞激勵。作其同心禦侮之氣。以固藩籬。其布魯特等地方。即將來按中綫分界。亦有為彼界包去者。仍宜豫為撫綏。使之眷念中國。以資聯絡。明誼現已起身回任。於行抵科布多時。即可會商廣鳳。錫霖將俄人建蓋木房原委。查明妥辦。至明誼等前後奏報所稱自沙賓達巴哈議至齋桑淖爾兩城。及自齋桑淖爾起至伊犂勒布什交界各情形。於

分界事宜。極為明晰周帀。將來俄人再來會議。必須堅持定見。
不可為所挾制。總宜相機妥辦。毋生遺憾。至所奏為難情形。已
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俄國使臣妥為商議。惟該使
臣總以不能請急為詞。情極狡展。恐一時亦未能定議。仍當責
成該將軍妥為籌畫。防患未然。是為至要。

丁未。刑部奏。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該犯張成善原案。
並無別項不法情事。可否釋回。奏奉
諭旨。交臣部議奏。臣等查張成善原犯曾習天主教。改悔後因仍
用舊時教中音樂。加等擬流。現在天主教業已弛禁。且該
犯年逾八十。在配多年。自應准其釋回。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山西巡撫飭屬即將該犯釋放。再學天主教。從前

例禁綦嚴。現在業已弛禁。又復恭逢

恩詔。自應准其免罪釋放。誠恐各省辦理未能畫一。應俟

命下。通行各直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如有學習天主教案內發配各犯。並無另犯不法別情。即行釋回。仍一面咨部銷案。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